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三十一回 縣大夫沿門持鉢 守錢虜閉戶封財

眾生叢業，天心仁愛無窮；諸理乖和，帝德戒懲有警。惕以眚災而不悟，示之變異以非常。奈黔黎必怙冥頑，致碧落頓垂降鑿。收回五穀善神，敕玄夷而滋水溢；愆薄三辰景曜，遣赤魃以逞旱乾。本以水鄉，致為火國。白雲湖汪洋萬頃，底坼龜紋；會仙山停住千流，溪無蝸角。螟蝗蔽日遮天，螫賊乘風撲地；平野根株盡淨，山原枝莖咸空。鐘鳴鼎食者，已嗟庾釜之藏；數米計薪者，何有斗升之望？恩愛夫妻拋棄，孝慈父子分離；漸至生人交食，後來骨肉相殘。顧大嫂擦背挨肩要吃武都頭的，人人如是；牛魔王成群作隊謀蒸豬元帥的，處處皆然。空有造命之君師，乾瞪著一雙極眼；豈無素封之鄉宦？緊關著兩扇牢門。這也是老天收捕奸頑，不教那大家拯援餓殍。

卻說繡江縣明水一帶地方，那辛亥七月初十日的時候，正是滿坡穀黍，到處秋田，忽然被那一場雨水淹沒得寸草不遺。若是尋常的旱澇，那大家巨姓平日豈無積下的餘糧？這驟然滾進水來，連屋也衝得去了，還有甚麼剩下的糧食？人且淹得死了，還講甚麼房屋？水消了下去，地裡上了淤泥，耩得麥子，這年成卻不還是好的？誰知從這一場水後，一點雨也不下，直旱到壬子，整整一年。癸丑、甲寅、丙辰、丁巳，連年荒去。小米先賣一兩二錢一石，極得那窮百姓叫苦連天；後來長到二兩不已，到了三兩一石；三兩不已，到了四兩；不多幾日，就長五兩；後更長至六兩七兩。黃黑豆，蜀秫，都在六兩之上。麥子，綠豆，都在七八兩之間。起先還有處去買，漸至有了銀沒有賣的。糠都賣到二錢一斗。樹皮草根都刮掘得一些不剩。

偏偏得這年冬裡冷得異樣泛常。不要數那鄉村野處，止說那城裡邊，每清早四城門出去的死人，每門上極少也不下七八十個，真是死得十室九空！存剩的幾個子遺，身上又沒衣裳，肚裡又沒飯吃，通象那一副水陸畫的餓鬼餓魂。莫說那老嫗病嫗，那丈夫棄了就跑；就是少婦嬌娃，丈夫也只得顧他不著。小男碎女，丟棄了的滿路都是。起初不過把那死的屍骸割了去吃，後來以強凌弱，以眾暴寡，明目張膽的把那活人殺吃。起初也只互相吃那異姓，後來骨肉天親，即父子兄弟，夫婦親戚，得空殺了吃。他說：「與其被外人吃了，不如濟救了自己親人。」那該吃的人也情願許殺吃，說：「總然不殺，脫不過也要餓死；不如早死了，免得活受，又搭救了人。」相習成風，你那官法也行不將去。

一個都御史出巡，住在察院。那察院後邊就把兩個人殺了，剛得身上精光。

一個張秀才單單止得一個兒子，有十七八歲的年紀，拿了兩數銀子，趕了一個驢兒，一隻布袋，合了幾家鄰舍往三十里外糴米。趕了集回家，離家還有十里多路，驢子乏了，臥在地上，任你怎樣也打他不起。只得尋了一個熟識人家歇了，煩那同來的鄰舍捎信與他爹娘，說是驢子乏了，只得在某人家宿下，明日清早等他到家。只見到了明日，等到清早，將及晌午，那裡有些影響？爹娘料得不好，糾合昨日同去的那些人，又叫了地方鄉約一同趕到那家。剛剛的一張驢皮還在那裡，兒子與驢肉煮成一鍋，抬出去賣了一半，還有一半熱騰騰的熟在鍋裡。雖然拿到縣前，綁到十字街心，同他下手的兒子都一頓板子打死，卻也救不轉那張秀才的兒子回來。更有奇處：打到十來板上，無數饑民齊來遮住了，叫不要打壞了他的兩根腿肉，好叫饑民割吃。

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進縣裡告狀，方遞上狀走出去，到縣前牌坊底下，被人擠了一擠，跌倒了爬不起來，即時圍了許多人，割腿的割腿，砍胳膊的砍胳膊。倒也有地方總甲拿了棍子亂打，也有巡視的拿了麻繩來吊。你那打不盡許多，吊不了這大眾，揀那跑不動的，拿進一個去，即時發出來打死了號令，左右又只飽了饑民。

一個先生叫是吳學周，教了十來個學生，都只有十一二歲，半月裡邊不見了三個，家中也都道是被人哄去吃了。後來一個開麵店的兒子，年紀才得十歲，白白胖胖的個小廝，吃了清早飯，他的父親恐怕路上被人哄去，每次都是送他到了學堂門口，方得自己轉去。放學的時節，有同路的學生，便也不來接他。

那一日，明白把兒子送進學堂門去，撞見了一個相知，還在那學堂門口站住，說了許久的一會話，方才回去。只見晌午不見了兒子回去吃飯，走到學裡尋他，先生說：「他從早飯後沒見他來。」問別的學生，也都說：「與他同回家去，不見他回到書房。」他那父親說道：「這許多時回去吃飯，叫他合了別的學生同走。吃了飯，我每次都是自己送他來，看他進了學門，我方才回去。今日他進去了，我因撞見一個相知在書房門口，還站住說了許久的一會話，我方才回去。怎麼說沒來？」極得那老子在書房裡嚷跳。

吳學周說：「你的兒子又不是個不會說話的小物件兒，我藏他過了！你可問別的學生，自從吃了早飯曾來學裡不曾？不作急的外邊去尋，沒要緊且在這裡胡嚷！」那人說：「我自己送他進了書房，何消又往外邊去尋？」

正在嚷鬧，只見那個學生在他先生家裡探出頭來一張，往裡流水的縮了進去。那人說：「何如？我說送進來的，你卻藏住了，唬我這一個臭死！」吳學周道：「你是那裡的鬼話！甚麼是我藏過了唬你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已看見他張一張縮進去了。」吳學周還抵死的相賴。那人說：「脫不了你也只有一個老婆子，又沒有甚麼的姣妻嫩妾，說我強姦不成！」一邊說，一邊竟自闖將進去。

吳學周慌了手腳，狠命拉他不住。那人走進家去叫了兩聲，那有兒子答應，說道：「這也古怪！我明明白白看見他張了一張，縮進來了，怎又沒了蹤影？」東看西看。吳學周說：「人家也有裡外，我看你尋不出兒子來怎樣結局！」只見吳學周的老婆撓了個頭，亂砍了個髻，又了一條褲子，侶在門後邊籬籬抖戰，灶前鍋裡煮的熱氣騰騰，撲鼻腥氣。那人掀開鍋蓋，滿滿的一鍋人肉。吳學周強說：「我適間打了一隻狗煮在鍋內，怎麼是人？」那人擦起來說：「誰家的狗也是人手人腳？」又擦了一擦，說道：「連人頭也有了！」嚷得那別的學生都趕了進去。那人搜了一搜，他的兒子的衣裳鞋襪，並前向不見的那三四個的衣掌，都盡數搜出。叫了地方控了這兩個雌雄妖怪，拿了那顆煮熟的人頭，回到縣裡審問。

原來他不曾久於教學，自從荒了年，他說：「這樣凶年，人家都沒有力量讀書，可惜誤了人家子弟。我不論束脩有無，但肯來讀書的，只管來從。成就了英才，又好自己溫習書旨。」有這等愛便宜的人家，把兒子都送到他的虎口。但是學生有那先一個到書房的，只除非是疥頭瘡肚羸瘦伶仃的，這倒是個長命的物件；若是肥澤有肉的孩子，頭一個到的，哄他進去，兩口子用一條繩套在那學生項上，一邊一個緊拽，登時勒死，卸剝衣裳煮吃。吃完了，又是一個。帶這一個孩子，接連就是四人。

縣官取了口詞明白，拿到市口，兩口子每人打了四十板，吩咐叫不要打死，拖到城外壕邊丟棄。這饑民跟了無數的出去，趁活時節霎時割得罄淨。如此等事，難道也還不算古來的奇聞？

這些孽種，那未荒以前，作得那惡無所不至，遭了這樣奇荒，不惟不悔罪思過，更要與天作起對來。其實這樣魔頭，一發把天混沌混沌叫他盡數遭了灰劫，更待十二萬年，從新開天地辟，另生出些好人來，也未為不可。誰知那天地的心腸就如人家的父母一樣，有那樣歪兒，分明是一世不成人的，他那指望他做好人改過的心腸，到底不死，還要指望有甚麼好名師將他教誨轉來，所以又差了兩尊慈悲菩薩變了凡人，又來救度這些凶星惡曜：一位是守道副使李粹然，是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，丙辰進士；一個是巡按御史，那個巡按叫楊無山，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，辛未進士。這兩位菩薩，且不必說他那潔己愛民忘家為國的好處，單只說他那救荒的善政。

那李粹然先在地方把他的贖銀搜括了個罄淨，把衙內的幾副酒器杯盤，多的兩條銀帶，都拿來煎化了賑濟貧民。但貧民就是大海一般，一把消撒在裡面，那裡去顯？四關廂立了四個保嬰局，每局裡養了十數個婦人，凡是道路上有棄擦的孩子，都拾了送與那局內的婦人收養。每月與他糧食二斗，按月支給；從八月裡起，直到次年五月麥熟的時候才止。不止一處，他道屬十三州縣，處處皆是，只是多少不等。這也實實的救活了千數孩提。

那按院從八月初一到了地方，見了這個景象，說：「這秋成的時候尚且如此，若到了冬春，這些饑民若不設法救濟，必定半個不存。」也是把那紙贖搜括得罄盡，將自己的公費都捐出來放在裡邊，前院裁汰了許多承差，他開了一個恩，叫他每名納銀五十

兩，准他復役。共是二十名，捐了一千兩。共湊了三千五百兩銀子，差了中軍承差分頭往那收熟的地方糴了五百石米來。

這楊代巡從九月二十四日起，預先叫鄉約地方報了貧民的姓名，登了冊籍，方才把四城四廂分為八日，逐日自己親到那裡，逐名覆審，給了吃粥的信票，以十月初一日為始，到次年二月終為止。又有那二百多名貧生，也要入在饑民隊裡吃粥。按院說：「士民豈可沒有分別？」將四門貧士另在儒學設立粥廠，專待那些貧生。四門的粥廠又分男女兩處，收拾得甚有條理。

可恨有一個為富不仁的光棍，叫是薛崇禮，家中開了一個雜糧鋪，又販官鹽，不止中人之產，叫他老婆同他兩個都出來冒領粥票，被鄉約舉首出來，發縣審究，擬了有力杖罪，呈說解院。楊按院免了他罪，責罰了他三石小米，添了賑饑。

這一日一頓稀粥，若說要飽，怎得能夠？但一日有這一頓稀粥吃在肚裡，便可以不死。又在那各寺廟裡收拾了暖房，夜晚安頓那沒有家室的窮人。得他這樣搭救，方才存剩了十分中兩分的子遺。

那按院他原籍湖廣的地方，天氣和暖，交了正月，過了二月以後，麥子也將熟了，滿地都有野菜，盡就可以度日。他把這北邊山東的地方也只當是他那湖廣，所以要從三月初一停了煮粥，自己也便於二月初六出巡去了。

那繡江縣官想道：「這北邊的三月正是那青黃不接的時候。正吃了這五個月粥，忽然止住，野外又無青草，樹頭尚無新葉，可惜把按院這一段功德泯沒了！但庫中久不征了，錢糧分文也不能設處，尚有守道存養棄孩剩的十四兩銀，鹽院賑濟貧生剩的十三兩銀，刑廳捐助的二十兩銀，自己設處了二十兩銀，共有六十七兩。」想道：「這煮了五個月的粥都是按院自己設處，並不靠他鄉紳大姓的一料一柴。如今再得一百石米，便可以度這三月。把這個三月過了，坡中也就有了野菜首蓿，樹上有了楊葉榆錢，方可過得。沒奈何把這一個月的功課央那鄉紳大姓完成了罷。況城中的鄉宦富家雖是連年不曾收成，卻不曾被水沖去，甚有那大富財主的人家。」砌了一本緣簿，裡邊使了連四白紙，上面都排列了紅簽，外邊用藍絹做了殼葉，簽上標了「萬民飽德」四個楷字。自己做了一篇疏引，說道：

造塔者猶貴於合尖，救溺者務期於登岸。嗟下民造孽■深，惕上天降割已甚。溯惟繡江之版籍，薦當饑歲之殍亡。按台老人調天災固已流行，或人力可圖挽救，於是百方濟度，萬苦挪移。不動公帑分文，未斂私家顆粒。先則計口授糶，後則按人給粥。原定冬三月為始，擬滿春正月為終。復念青黃不接之際，未及新陳交禫之期，殫精竭慮，細括空搜，拮據又延一月。轉計春令雖深，相去麥秋尚遠。木葉為羹，未有垂青之葉；草莖作食，尚無拖綠之莖。使非度此荒春，胡以望臻長夏？第按台之力，已罄竭而無餘；問縣帑之存，又釜懸而莫濟。於是與按台相向躊躇，互為輾轉，不得不告助於鄉先生、各孝廉、諸秀孝、素封大賈、義士善人者：米豆秣粟之類，取其有者是捐；斗升庾釜之區，量其力而相濟。多則固為大德，少亦借為細流。時止三十日為期，數得一百石為率。庶前養不止於後棄，救死終得以全生。伏望鄉先生、各孝廉、諸秀孝、素封大賈、義士善人者，念禾黍織悉之眾，仁者且欲其生；矧井閭桑梓之民，寧忍坐視其死？誠知地方薦饑有日，諸人儲蓄無幾。捐盆頭之米，亦是推恩；分孟內之庾，寧非續命？則累仁積德，福祥自高施主之門；而持鉢乞哀，功德何有腳夫之力？斯言不爽，請觀范丞相之孫謀；此理非誣，幸質宋尚書之子姓。

縣官委了典史持著緣簿，又夾了一個官銜名帖，凡是鄉宦舉人，叫典史親自到門；學裡富生，煩教官募化；百姓富民，就教典史勸輸。

那時城內的鄉宦大小有十八位，春元有十一人。典史持了這本緣簿，順了路，先到那鄉宦的門前，一連走了幾家，有竟回說不在，關了門不容典史進去的；有回話出，說曉得了；有與典史相見，說合大家商議的。

走了半日，到了數家，那有一個肯拿起筆來登上一兩、五錢？又到了一位姚鄉宦家，名萬涵，己未科進士，原任湖廣按察使。請進典史待茶，他說：「賑荒恤患，雖是地方公祖父母的德政，也全要鄉宦大家贊成。不動民間顆粒，施了一個月米，煮了五個月粥；如今這一個月的美政，要地方人完成，再有甚麼推得？但這一個起頭開簿的也難，如今就是治生寫起，自己量力，多亦不能。」寫了二十兩數，說把緣簿留下與他，他轉與眾位鄉宦好說，要完這一件美事。

典史辭了回來，姚鄉紳沿門代化。一個潑天大富，兩代方面的人家，人人都知他蓄有十萬餘糧，起先一粒不肯，當不過姚鄉紳再三開說，寫了輸穀二石。那時的穀原不賤，兩石穀也就值銀十兩。又有一位曹鄉宦，原任戶部郎中，一位張太守，一位劉主事，一位萬主事，各也出了多少不等。其餘那十來多位，莫說姚鄉宦勸他不肯，就是個「姚神仙」也休想拔他一毛！

姚鄉宦的伎倆窮了，把緣簿仍舊交還了典史。典史又持了緣簿，到各舉人家去。鄉宦如此，那舉人還有甚麼指望？內中還有幾位說出不中聽的話來，說道：「這凶年饑歲，是上天墮罰那頑民，那個強你賑濟？你力量來得，多賑幾時；自己力量若來不得了，止住就罷，何必勉強要別人的東西，慨自己的恩惠？我們做舉人在家，做公祖父母的不作與我們罷了，反倒要我們的賑濟，這也可發一大笑！」說得那典史滿面羞慚。臨了到一位呂春元家，名字叫呂崇烈，因二六日每與那楊按台在洪善書院裡講學，看了大大的體面，寫上了二兩，這就是十一位舉人中的空谷足音。

典史又把緣簿送與教官，煩他化那富家士子。過了幾日，教官叫道郭如磐，山西霍州人，自己出了五兩。兩個生員，一個是尚義，一個是施大才，都是富宦公子，每人出了三錢，那又完帳了學裡的指望。

那些百姓富豪，你除非錐子剗他的脊筋，他才肯把些與你；但你曾見化人的佈施，有使錐子剗人肉筋的沒有？所以百姓們又是成空。

及至到了三月，如何煮得粥成？只得把那按院守道那幾宗銀子俱並將上來，湊了一百五十兩，封了三千封，給散了貧人。前邊五個月靠了楊按台的養活，幸而存濟；如今驟然止了，難道別處又有飯吃不成？那些苟延在這裡的，可憐又死了許多！

幸得楊按台出巡了四十日，到了三月十四日回來，只得又問撫院借了二百石穀子，於三月十七日從新煮粥，再賑一月。

那時節又當春旱，楊按台惟恐麥再不收成，越發不能搭救，行文到縣裡祈禱。縣官果然齋戒竭誠，於二月初七日赴城隍廟裡焚了牒。初十日下了一場大硝，顏色就是霜雪一般白的，滋味苦咸整口，有半寸多厚。十一日下了一場小雨，幸得把那硝來洗得乾淨。等到十三日又投了一牒，十六日下了一場小雪。等到二十二日又復投了一牒文，竭誠祈懇；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清明，從黎明下起大雨，下了一晝夜，二十八日，縣官備了豬羊，又叫了台戲，謝那城隍與龍王的雨澤。每日跟了祈雨的禮生，分了胙肉，縣官又每名送了四錢書資。

到了三月初九，又下了一場大雨。楊按台出巡迴來，又備牲牢自己專謝。那些禮生扯住了楊按台說：「那次謝雨，曾每人有四錢的舊例。」按了規矩定要，惹得楊按台甚不喜歡。縣官又把那神胙都分散與那鄉紳人等，寫了六幅的全帖送去。內中有幾個鄉宦，還嫌送得胙肉不多，心裡不自在，就把那送胙的禮帖裁下兩幅，潦潦草草寫了個古折回帖。到了三月二十三日，又是一場透地的大雨，把那年成變得轉頭。

楊按台感那神功保佑，要蓋一座龍王廟侍奉香火。原有個舊基，只還要擴充開去幾步，鄰著一個鄉宦的土地，畢竟多多的問楊按台勒了一大塊銀子，方才回了一畝多地，創造了個大大的規模，分了表忠祠的兩個僧人看守，撥了二十畝官地贍廟。

縣官恐怕那饑民餓得久了，乍有了新麥，那飯食若不漸漸加增，驟然吃飽，壅塞住了胃口，這是十個定死九個的，預先刊了條示，各處曉諭。但這些貧胎餓鬼，那好年成的時候，人家覓做短工，恨不得吃那主人家一個盡飽，吃得那飯從口裡滿出才住。如今餓了六七個月，見了那大大的饊饊，厚厚的單餅，誰肯束住了嘴，只吃了半飽哩？肯信那條示的說話？恨不得再生一個口來連吃才好。多有吃得飽，把那胃氣填塞住了轉不過來，張了張口，瞪幾瞪眼，登時「則天畢命之」！

誰知好了年成，把人又死了一半，以致做短工的人都沒有。更兼這些貧人，年成不好的時節，賴在人家，與人家做活情願不要工錢，情願只吃兩頓稀粥。如今年成略好得一好，就千方百計勒募起來，一日八九十文要錢，先與你講論飯食，晌午要吃饊饊餅餅，清早後晌俱要吃綠豆水飯。略略的飯不象意，打一聲號，哄的散去。不曾日頭下山，大家歇手住工。你依了他還好，若說是日

色見在，如何便要歇手，他把生活故意不替你做完，或把田禾散在坡上，或捆了挑在半路，游游衍衍，等那日色一落，都說：「日色落了，你難道還好叫做不成？」大家哄得一齊走散，極得那主人只是叫苦。正是：

才好瘡口就忘疼，豬咬狗拖無足惜。任憑以後遇荒年，切莫憐他沒得吃。